

张玉红 曾明路 著

# 刁兵

张晓峰



一个热血男儿：**叛逆、孤傲、坚忍**

一个刁兵故事：**至情、生动、感人**

阿甘难再，傲骨独行，情尽烽海，心埋兰山……

一个热血男儿：叛逆、孤傲、坚忍

一个刁兵故事：至情、生动、感人

阿甘难再，傲骨独行，情尽烽海，心埋兰山——

# 刁兵张晓峰

张玉红 曾明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刁兵张晓峰 / 张玉红, 曾明路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108-2054-0

I. ①刁… II. ①张…②曾…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792 号

**刁兵张晓峰**

---

作 者 张玉红 曾明路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054-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

新年伊始，接到美籍华人作家曾明路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我俩合著的长篇军事小说《刁兵张晓峰》快要出版了。我当时真的不知所措，心像飘飞雪花，不知哪一瓣是我的。

说实话，自从写完这部小说后，我再也不敢去翻阅，原因很简单，每看一次要过好几天情绪才能稳定，尽管书中有甜蜜幸福，但更多的是悲壮惨烈。再加上写小说时的辛苦和起初家人不支持不理解，朋友暗自嘲讽等等，都让我不愿再看它一眼。

记得那是2008年“512”地震期间，家乡虽没遭到重创，但也伤痕累累，四处一片狼藉。我和家人也加入了以天为房，以地为床的大军中。整个县城人心惶惶，随处可见帐篷、地铺。好在我和家人有一辆面包车挡风雨，一旦余震来了我开车就往宽敞地跑。晚上儿子睡后排，妻居中排，我当车夫居首。白天我把木板放方向盘上坚持写小说，有时投入深了，竟不知余震来了，惹得妻儿骂声责怪声跟着来。

后来余震总算安静了许多，回到家里我继续写。我这人一旦投入没人能挡得住。为写小说，一有空入座，哪管年月日。家里锅烧烂六口，烧具灶换了两台，而今这些烂锅废具都被我细心收藏在阳台上作纪念。

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妻子，她开始默默地支持我，陪我，深夜时会端来热茶热面；写到泪流满面时会轻轻递上纸巾。有几次她坐我身边看我写，写到战争，写到小白（狗），写到战友牺牲时我哭她也哭，哭声惊动儿子，于是三人抱团哭。又不约而同相互拭泪花。写到张晓峰调皮时，追姜雪蕊时，叫空军耳机时，装病时，我三人又开怀大笑。现在想起来真是“活宝”。

我写小说的事让战友们知道了，大多数人支持，也有战友问：都过去二十年了，都是些伤心伤肝事，难道还不够心痛吗？谁想揭那些已痊愈的伤疤！而我只笑笑而已，为什么不写呢？自从我活着走下老山起，就暗暗下决心要写我活着的战友和长眠的兄弟。他们谈不上英雄，但最起码也是合格军人。就算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为了他人而慷慨奉献，都值得称赞和讴歌。那么一批参战军人，蹲猫耳洞，忍受45度

以上高温，全身皮破肉烂，有衣难上身，只好穿女裙暂挡蚊虫毒蛇叮咬；在每人每天喝不到一斤水的情况下，硬咽压缩饼干，还得冲锋杀敌，随时会把一百多斤留在老山，面对这样的人难道不该写吗？难道不值得写吗？！

了解我人知我急性子。初写小说只用半年时间完成初稿。尔后边读边修改，终不尽如人意，更谈不上质量。我开始犹豫徘徊了，这到底算不算小说呢？也发给文友们看过，也许大家不忍心打击我，只用安慰支持来作罢。也遇一二知心文友，提出修改建议，于我来说却很难。我终于明白，写诗歌小散文尚可，写长篇最多是码字，或者用“练字”更恰当。

记得那是2009年年初，当我为小说之事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美籍作家虔谦，即曾明路女士小说写得漂亮又有深度，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去请她帮看看，求修改，结果她看后觉得故事真实、生动、感人。也许是她从小崇拜军人的缘故，很快答应了。事后我常说：感动得一塌糊涂。说实话，修改长篇小说是个苦差事，加上她工作忙，又是母亲、妻子，除了上班还相夫教子，时间宝贵得如金子，但她很真诚守信，答应的事拼了命也要完成。她为这部小说常熬夜，哪怕是吃饭时也不放过修改，所以我很受感动，真不知说什么好！在修改中明路细心用邮件询问我细节等，还提出许多修改建议，几乎每一节都同我商量。起初我小说名叫《刁兵》，后明路建议改为《刁兵张晓峰》，我同意了。在她修改过程中，我担心她会半途而废，或者找个借口婉拒，没想到她真的把小说完成了。当她把《刁兵张晓峰》完整稿发给我时，我真的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曾对明路说：这些年来我似乎变得麻木了，没多少人能让我感动，而明路的真诚又一次修复了我失去多年的感官。最后我提出请她不嫌弃的话添上她大名。小说有她心血和功劳，当之无愧！经我再三要求她答应了，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现在，《刁兵张晓峰》终于要正式出版了。于我来说是大喜事，对参战老兵来说，会有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于那些没回家的战友来说也是灵魂上的安慰和交代。所以我代表我参战的战友——活着的、牺牲的，感谢支持我的所有朋友们！

军礼！

张玉红

2013年1月17日凌晨1时26分

# 代序

## 写在《刁兵张晓峰》之前

心情激动和心情杂乱有时候难以鉴别；心情杂乱和百感交集有时候就是一回事。要为《刁兵张晓峰》写序时的心境，就是这么一种心境。我无法在思绪、情感和文字之间找到条理，只好把一篇序分作几篇写。

从幼年到少年的那个阶段里，我敬爱、崇拜解放军叔叔，少女时代对解放军叔叔的敬爱是带有点“杂质”的。说是“杂质”，其实是种朦朦胧胧的很纯美的情感。我曾经写道：“少女时代我最初的梦中情人竟是解放军叔叔：英俊的，有男子汉气概或者说英雄气概的男人。”

青年时期，我喜欢冷峻的，带着点忧郁气质的男人。他是正直的、勇敢的和善良的；他是冷峻的但同时又是温情的。不知那两样怎么完美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人的人性里，更不知那样一个完美的男人地球上是否存在。

也是在年青岁月里，我特别喜欢《解放军进行曲》，这喜欢是我热爱祖国的情感的一部分，也是我对解放军叔叔的情怀的延续。

多少年过去了，何曾想到——连试都不想去试——我在茫茫万维际遇了这位笔名云海苍茫的男人。名真是太重要太关键了，有词为证：顾名思义；名不正言不顺。云海苍茫，这个笔名吸引了我的注意进而关注。2009年3月6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回家，心疼我纯朴的同胞们》。文中写道：“我还在一些文学性质的网站开博客。那里的笔名则多让我有一种苍凉的感觉。不知为什么，看着这一个个笔名，一片片语絮，我的心头涌上来一种疼惜的感觉。”写这些文字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笔名“云海苍茫”。

名如其文，文如其人。云海的诗，有如他的笔名一样，敲开了我的心扉，撼动着我的心田。它带给我一种无名的感动。说无名，也有名。那感动来自云海诗歌里

总包含着苍凉、冷峻、孤傲和不屈；来自那字里行间我隐约读出的诗人的人生、人格和人性。我开始用我在那些诗句前显得笨拙的笔端写有关云海诗的诗评。我硬是写了六篇。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云海和我成了互相信任的朋友。有一次在某网站，一位网编采访了云海，问起那位写了六篇云海诗评的女子。云海说：他很感动。记得以前他说过：现在的他，很难再被什么人和事感动。

云海把他的小说稿《刁兵》寄来给我，请我有空读读，再有空帮他改改，润色润色。他说他写诗行，写小说却很吃力，有无助感，这小说他就赖上我了。也是在那前后，我了解到云海曾经是名解放军战士，一名蹲过猫耳洞的老山战士。

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喜欢云海曾经是个战士这个事实。因为这使得云海的形象不仅更加完美，也更加有着内在的一致。

我拨空匆匆读了读《刁兵》，只读了一两个章节。一时的感觉就是该小说的确是需要精进一下。由于实在是太忙，一直没有办法专一专心阅读整理和补充修改这部小说。大概又过了半年，我才开始着手这部小说的工程。

工程的具体留待以后再说。我现在只说这部小说给我的享受、收益和感动。说享受，是因为小说里头写到张晓峰这位“刁兵”的方方面面，情节生动，性格独特，事件横趣，时常叫我忍俊不禁，拍案称绝。说收益，是因为小说写到军营，写到战争，写到战争中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深切情感纽带。所有这一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真写出来了，也是他/她的杜撰和想象。而《刁兵张晓峰》(这是我建议的新小说名，云海同意了)给了我真实的军营和战争体验。说感动，除了小说故事本身给予我的震撼外，还来自我们之间一些交谈。修改整理小说的过程中，我少不了要和云海询问了解一些事情。

云海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1946年参军，随军参战，从北一直打到大西南，后又解放西藏，守卫西藏近十年。

兄长也是军人，参加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救援。

云海自小在军营长大，然生性孤傲，喜欢自由自在的日子，也因此结交了一大

群江湖兄弟。他十九岁当兵，在1987年至198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主动申请下连队第一火线，参战老山猫耳洞。云海是个大孝子，他书中写到张晓峰以保卫妈妈为理由而奋不顾身冲锋陷阵。人都怕死，关键是为什么而死。为妈妈而死，张晓峰心甘情愿，在所不辞。这里这个妈妈，既指狭义，也指广义。

时过境迁，华山不再论剑。改革开放后，十七年工龄的云海走向人生新一轮严峻的起点。他肩负着全家温饱重担，当司机，做生意，开小店。磨难，失败，坎坷，甚至耻辱……

云海发给我一些他当年当兵时的留影。看着那英俊的面容，矫健的身躯，虽然神情阳光嫌少，年轻单纯的心依旧可寻。在感慨时光无一例外地带给所有姑娘和小伙满目苍老的同时，往日对解放军叔叔的敬爱又一次滚过心间，耳边也再一次响起那雄壮英武的《解放军进行曲》。为妈妈而战的战士，他们是赤子，最可爱的人，也是坚不可摧的人——不论是在枪林弹雨中，还是在红尘铜臭里。

我为云海苍茫感到骄傲。

带着这样的享受、收益和深切感动，我萌生了帮助云海完成这部有着非常价值和意义的作品的念头和决心；我无助，唯有坚决地、好好地完成它。

最后，让我引一段云海诗《夜景》，这是我在云海之子张闯介绍父亲的文章里读到的：

我真的愿意留在这里 脱去我所谓的华衣  
和夜一样神秘和雨一样赤身裸体  
此时 让风和月抬着我的余温去轻抚那些将受伤的黑影子吧  
雨是要来的 它如一位位绝望者站在高楼 赴向花朵  
刺入一个个梦想者的心  
有多少人浑然不知 又有多少呼声在夜雨中被掩埋  
雨是夜的心  
是一点一滴繁开在地表昙花 是一位妩媚女人还是夜里幽灵呢



当它从我眼里一晃而过时 我来不及去思考已泪流满面

……

我深深地爱着夜 爱着没人能改变的黑夜  
夜黑得其所 黑得坦然 黑得纯洁  
它是用钱和权不能改变的脸谱  
我愿待在公平 公正 公开夜里  
披着黑色的袍成为夜中一景  
或者是成为黎明前从小草叶尖滑落一滴黑豆  
植入黑土地 在夜里长出一声声吆喝  
也许会——惊天动地

再附上张闳的评论：

黑夜，它褪去了一切的光芒，还原出最本质的世界。父亲就愿意站在无人问津角落里默默地思考着，静静地倾听着。舍弃一切功名利禄的枷锁，还原出最本质的自我，赤裸裸般地面对自己，慢慢地融入这纯洁的夜色中……

曾明路

2011年9月28日完稿于美国洛杉矶



## 目 录

一	父亲的圈套	/ 001
二	第二把交椅	/ 004
三	纸 条	/ 006
四	书店惹的祸	/ 008
五	只是兄妹	/ 011
六	抉 择	/ 013
七	应 征	/ 017
八	二十元	/ 019
九	新兵战班长	/ 021
十	“小子有种！”	/ 023
十一	尤老师	/ 025
十二	韩信囚牢	/ 028
十三	忍为上策	/ 030
十四	妙计对诡计	/ 032
十五	三月难眠	/ 035
十六	无名肚痛	/ 038
十七	忏 悔	/ 040
十八	下 放	/ 043
十九	猪急跳墙	/ 046
二 十	吞云吐雾	/ 048
二十一	排长的皮鞋	/ 051
二十二	抛向空中	/ 055
二十三	聚散在朝夕	/ 059
二十四	一千个不愿意	/ 062
二十五	“我母以卖馍为生”	/ 064
二十六	女兵林凤玲	/ 068
二十七	归心似箭	/ 072

二十八	小弟传书	/ 076
二十九	姜雪蕊	/ 079
三十	蓉蓉泄密	/ 081
三十一	出院证	/ 084
三十二	川军待命	/ 087
三十三	离开师部	/ 090
三十四	为了妈妈	/ 094
三十五	有解手的没有?	/ 097
三十六	你敢去,我跟你离婚!	/ 100
三十七	不准死!	/ 103
三十八	雪蕊探营	/ 106
三十九	生离惜别	/ 109
四十	“叔叔你有小妹妹吗?”	/ 112
四十一	凤玲飞车	/ 115
四十二	麻栗坡平寨	/ 118
四十三	第一声枪响	/ 119
四十四	无字家书	/ 122
四十五	入洞前夕	/ 126
四十六	刁兵班	/ 128
四十七	齐射出膛	/ 130
四十八	右脚在哪里……	/ 133
四十九	玉手妈妈	/ 135
五十	洞前芭蕉	/ 138
五十一	地动山摇	/ 141
五十二	爱犬救主	/ 143
五十三	烟踪鬼影	/ 145
五十四	想哭	/ 147
五十五	生的能力	/ 149
五十六	黑白无常	/ 152
五十七	老乡在步兵连	/ 155
五十八	天塌	/ 158
五十九	情未断	/ 161
六十	艳阳温泉	/ 163
六十一	枕信	/ 165
六十二	裸检	/ 168
六十三	范蠡真的傻吗?	/ 170
六十四	身后士卒	/ 173
六十五	二百五	/ 175

六十六	铁打营盘流水兵	/ 177
六十七	撒野师部	/ 180
六十八	凤玲心悲	/ 183
六十九	断线风筝	/ 186
七十	五班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 189
七十一	山村之夜	/ 192
七十二	我非阿甘	/ 196

<b>至真至情，至情至圣——读《刁兵张晓峰》</b>	<b>谭艳梅</b>	<b>/ 201</b>
<b>附录一：关于张玉红（上）难再感动</b>	<b>曾明路</b>	<b>/ 206</b>
<b>附录二：关于张玉红（下）母亲啊，母亲</b>	<b>曾明路</b>	<b>/ 207</b>
<b>附录三：图片</b>		<b>/ 213</b>
<b>附录四：张玉红《重返老山组诗》</b>		<b>/ 219</b>

虽然作者的军旅经历是《刁兵张晓峰》创作的源泉、根基和灵感，但毕竟这是一部小说，小说故事中的人物皆系创作虚构。

## 一 父亲的圈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军大院内，吵闹声此起彼伏。张家二公子张晓峰又惹祸了：他领导的“光头仔帮”又打了李副参谋长的大儿子还有作战处长的小儿子！唉！张妈妈正在跟两家妈妈赔不是。张妈妈忧郁的眼里溢露出很诚的泪、很诚的歉意，不停地说好话，赔礼加道歉。

而另一头，“光头仔帮”司令张晓峰正在作总结发言：今天行动很成功，很迅速，取得了两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这叫：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同志们都奋勇杀敌，好样的！特别是陈勇！不愧于名。但何坤山就他妈的扯淡了，再给你一次改正机会，下次再这样就连滚带爬……怎么像女人似的胆怯？哼！大家记住了，我们都是站着尿尿的。今天的事我全担了，假如我被赶出家，你们像上次一样多给我准备点干粮就行，记住了我不吃肉，吃多了长胖跑不动跟猪一样，都回去吧！

此时的张司令员一脸怒气抽闷烟，在客厅里转悠。“爸爸，爸爸……”晓峰的大哥、姐姐、妹妹都在为晓峰求情。张妈妈一声不吭，她知道求也没用，只有闭着眼求上帝保佑这臭小子别忙着回家，先躲躲啊！可是她知道这儿子绝不会藏起来的。他从小就倔，敢作敢为跟他爸一个样。

“你们都回自己房间去，你也回去吧！”张司令员摆摆手。

房里空空的让人窒息，张司令使劲吸着烟来回踱着步，心想：这小子给我惹好多事，前天才被班主任找去谈话，今又来了。在学校骂数学老师头脑简单净装数字，

又说英语老师只懂鸟语花香。唉！我带兵无数怎么就教不好这臭小子呢？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一个念头突然冲上张司令的脑门：不行，得把这臭小子送去当兵！这招准灵。司令员想好了，这次不准备“动刑”，改用软绳套“猛虎”。或许“铁树”也会受感应，开出花来。

天开始下小绵雨了，张晓峰也在猛吸着烟蒂，也在思量着将要到来的命运。从他懂得辨别别人脸上的喜怒哀乐那天起，父亲就是威严的，威严到有些冷酷。朦朦胧胧地懂得了什么叫军人以后，他想，父亲性情严厉，大概因为他是军人的缘故。事实上父亲不仅是军人，还是军人的头，很大的头。可，自己不是他底下的兵呀，自己是他的儿子呀，他怎么严厉到自己头上了呢！再说，自己说的话难道不对吗？那个教导主任，他难道不偏心吗？那个发福的政治老师，难道不是和刚来的年轻女老师有一腿吗？

郁闷了几次后，张晓峰不再用这个他自己觉得很蠢的问题来困惑自己，他变得外表沉默寡言，里头硬得跟根铁似的。母亲说这爷俩脾气越来越像，敢情，一老一少要硬碰硬了。晓峰还越来越反感父亲干了一辈子的行业：军人。他发誓这辈子就算是当乞丐也不去当那不像人的军人！

快到家了，警卫员小何拦住去路说：“哥们去躲躲吧！老头儿正在生气发火呢。”晓峰听也不听，看也不看，甩开拦腰手，阔步进屋。

“回来啦？”冷不防父亲一声异常柔和的话。

“嗯！”晓峰答道，心里却纳闷：这太奇怪了啊，父亲怎么会……过去可不是这样的，过去早就“急风暴雨”了。

“坐，还没吃饭吧？”父亲又柔柔的一句问。

“没有。”晓峰的回应慢慢不自然了起来。

“哦，今天的事我全知道了，都过去了，一切不提了。”

哇，父亲这是怎么了？父亲变了！此时，张晓峰真想哭，大哭！他的目光从父亲的脸上掠过，父亲的眼神里仿佛有道闪电让他心惊：那眼神是那么和蔼，那么慈

祥。十几年了,张晓峰这是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和宽容……一声秋雷大地颤抖了,哗哗大雨浇注着窗,狂风送雨淋湿站在窗前的晓峰。“把窗关了吧。”父亲说。晓峰急忙关了窗,一转身父亲已用毛巾擦拭自己满脸的湿——不知是雨水还是感动的泪花!

“爸,我错了。”张晓峰再也忍不住了,顺势扑进父亲怀里大声哭泣。司令员紧紧搂着儿子不说话,双手抚摸儿子的头望空长叹,战栗音中冒出几个字:“是男人就去当兵吧!这样好,爸心慰啊!”

张晓峰使劲用头碰着父胸。尽管一直不愿“承前启后”,还跟自己发过誓,但此时已经无力反抗了。父亲很是激动地说:“好小子,有种!去洗洗你的满脸珍珠吧,今天爸亲自给儿下厨做面吃!”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父亲哼唱着烧起了水。“傻小子,你真去当兵吗?我的天哪!”母亲哭骂着,打着晓峰。

晓峰木然,抱着妈妈任其摆布,一言不发……只有秋雨在缠绵,在诉说着那措手不及而又无法更改的命运:他很快走向军营的那一天。

## 二 第二把交椅

命运，刚过十七岁生日的张晓峰咬着牙品着这两个字的味道。命运的钢轮干脆利索地碾碎了他的誓言，捉弄了他。人，就像空中那个风筝一样，随你飞多高多远，总被一种力量控制着。命运颠倒人的意志，叫人违心服从还要显得心甘情愿。自从“中计”答应父亲当年冬去当兵后，张晓峰心事重重，这几天老爱一个人背着吉他转操场。一会坐草丛中，一会躺下来望着天空发呆。十七岁少年仿佛变成了“少女”。我的将来在哪里呢？一片迷茫。心里总舍不得离开的不仅是心爱的吉他、口琴、同学伙伴，还有那歌舞灯红的舞厅、喇叭裤、花格衬衫……更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自由。这些很快将随青烟飘得无影无踪了。

这几天母亲的眼睛流完了所有的润剂，开始红肿，布满了天罗地网般的血丝，好像想要用它网住儿子——母亲仅有的、束手无策中的一策。张晓峰是个有泪不外溢的人，可这些日子常跪伏在妈妈怀里小溪般呢喃。母亲总是轻抚儿子的头爱怜着、久久凝视着，好像要“生离死别”了一般。严父在一旁骂加叹：“慈母害儿，慈母害儿！唉！”

晓峰的母亲是个很平凡的女人，中等个子，娇小身姿。她在丈夫 1.79 米的绿色军装呵护下绽放着永不褪色的桃花样笑脸。十八年前，一粒晋西北种子撒在肥沃南国的土地上，一阵阵疼痛伴着婴儿的呱呱啼哭——张晓峰来了。

“你小时候很乖，很听话的。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变了……”妈妈说，抚摸着晓峰的后背。

是的，张晓峰记得母亲说了好几次，初一的时候，一向乖巧的他简直变了一个



孩子：抽烟、打架、逃课……

初三时还干过一场“大事”：打群架，差一点变“独眼龙”。事情是这样的：张晓峰所住地段的“老大”和邻街“老大”闹矛盾了。双方约在黄昏后河边进行最后谈判。由于都在学港台“黑老大”的做派，互不相让大打出手。结果在混战中晓峰被对方用匕首刺伤右眼。当时血流如柱，着实把晓峰吓坏了，他大叫了一声：“坏了，我的眼睛！”不过晓峰还是很勇敢，也算镇静。他先用双手蒙住双眼，右手擦去血迹的同时，发现右眼能清楚看见对方，心中便有了数。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十五岁的光头张晓峰夺过同伴手中的铁棒，像箭一般冲向对方，一阵狂舞，打得对手抱头鼠窜。他还不罢休，紧追不放。有几棒触地，火花四溅。

这次恶战显示了他的勇猛之风，从此他便有了美名“拼命三郎”。这一战晓峰这一派胜利了，还“收编”了对方。战后张晓峰到医院缝了两针：右下眼皮，好险！

通过这次“实战”，张晓峰名声大震，在各“帮派”里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名利双收的张晓峰神气了：上街左右有人跟着，掏烟就见火，口渴茶便上。

再后，在高中的两次“战斗”中，张晓峰留下了终身磨不去的荣“彩”：左食指一刀缝两针，左小脚侧一刀缝三针。